

《我在何官的日子》

指導老師：施美芳副校長

4H 張梓柔

踏入金秋之季，稚嫩的我穿上簇新的藍白格子校裙，首次步入何官校園。自此，我便多了一個承載着我喜怒哀樂的「家」。

上課鈴聲響起，此起彼伏的嘈雜嬉鬧瞬間消散，「鬧市」恢復平靜，只剩教室裡老師的講課聲與窗外偶然傳來的鳥囀。又到尤受大家喜愛的中文課，同學全神貫注地端坐聽講，時或抄寫筆記，時或舉手提問，老師聲情並茂地描述金兆梓在北平的風雪中奪路而行的情態，人物的狼狽歷歷如在目前。一兩個較為心散的同學竟偷偷打瞌睡，老師恨鐵不成鋼，苦口婆心地訓誡，調皮的同學趕緊老氣橫秋地插上幾句「子曰詩云」的古語，與老師協力互動，把肇事者訓得睡意全消，也惹得同學哄堂大笑。

「鈴----鈴----」象徵着暫時得到「解放」的鈴聲響起，此刻同學瞬間活力充沛、蓄勢待發，要衝出課室。本來聚首一堂的同學片刻間分散到校園的各個角落，小賣部、籃球場、小型足球場等都充斥着他們的身影，與友人嬉笑玩耍。留在教室裡那幾個頑皮的男同學，以報紙、紙箱、紙球設計遊戲自娛，又或隨手以橡皮筋為武器，互相攻擊打鬧。我則與三兩好友一邊談天說地，一邊觀看他們激烈的「戰況」，淘氣的舉動教我們發噱，甚至禁不住「聲援」起來，在一旁搖旗吶喊。無聊的我有時又與同學走到黑板前，以粉筆寫寫畫畫，隨手畫出引人發笑的塗鴉，寫上莫名其妙的字句，宣洩我們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情緒。我間或與好友坐在花園裡大樹下的綠色長椅，舔着冰棒，說着閑言碎語，聊着校園八卦，聽着從四面八方傳來的嬉鬧聲，這尋常的嬉鬧，卻也是最純粹的快樂。

時光荏苒，稚嫩的臉龐漸變成熟，升上高中後，大伙看上去雖仍充滿朝氣，心底卻藏着一份焦慮與壓力。大家都開始正視學習，素日較為調皮、心散的同學彷彿都已「知今是而昨非」，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早上課前的教室不再只瀰漫着歡聲笑語，更多時候是一個個同學埋頭苦讀、憤筆書寫的畫面。課堂上，大部份同學都全神貫注地認真聽講，少了竊竊私語的交流，大家宛如都在升上高中的那一夜間，褪去了玩心。課間的談話，不再只有無聊的閑話家常或無聊笑話，更多的是學術討論，討論那一個補習老師教學精湛又或是表達對學習的焦慮與迷惘。黑板上赫然寫着「距離文憑試還有 705 天」，一句刺眼的提醒如馬鞭般每天鞭策着我們，告誡着我們不可鬆懈。

但這個年紀少年淘氣的本性終究未完全泯滅。每當老師佈置課業或測考時，大家總是異常「團結」，你一言我一語，誇大壓力，怨聲載道，企圖用哀號令宅心仁厚的老師心軟。每當看見賣慘的同學與無奈的老師互相糾纏的場景，總令我會心一笑，有種莫名的親切。當老師在講課間無意中提起有趣的個人經歷時，同學們又會發揮「團隊精神」，抓住話題連番追問，企圖「誘導」老師偏離課題，大談人生閱歷，希望在進度緊張的課堂中搏得短暫放鬆的時刻。同學們屢次嘗試，老師時刻「警惕」。看着師生間的「攻防戰」，令我壓抑的心情得以放鬆。仿佛大家都是親近的一家人，能夠毫不拘謹地調笑玩鬧。

午休鈴聲響起，終於能以美食彌補整個上午嚴肅的課堂中所流失的「精氣神」與腦細胞。小食部令人食而不知其味的便當，在好友相伴共餐之下，談談笑笑間竟添了滋味，不再那麼教人食不下嚥。填飽肚子後，我們會到球場邊欣賞充滿朝氣的男同學在球場內奔跑、跳躍，奮力搶球，阻攔對手，竭力揮灑熱血的光輝。偶然為他們高聲打氣，令整個校園變得喧囂熱鬧。

同學認真時認真，玩鬧時玩鬧，彼此彷彿多了一群家人，在為將來打算、為理想拼搏的艱辛路途上，互相砥礪、同哭同笑、共渡患難，見證彼此的成長，在老師同學的勉勵與砥礪下，沉重的課業及考試似乎又變得沒那麼難受了，甚至有了一種幸福感---在平凡而充實的日子中找到的小確幸。在何官這四年時光裡，我漸漸了解到幸福不需費煞苦心經營，反而在平淡的日子中，細味人與事的可貴，珍惜身邊的一切，從中領略、體會到的才是最純粹的幸福。

又到仲夏，棉絮紛飛。坐在教室裡，看着它們從樹上飄落，隨風四散，讓我忽生感慨。我們其實仿如棉絮，本是同枝同根，但到離別的時候，終將飄零離散。正所謂：「不求天長地久，但求曾經擁有。」即使人生聚散無常，每一個階段都是人生的其中一個過場，至少此時此刻我們能享受在這個「家」中的喜樂，至少將來在回憶長河溯游而上時，能夠莞爾一笑，感恩曾經在這個「家」中所經歷的成長與悲喜，就無悔無憾了吧。